

# 提升电视剧审美的品位与格调

胡占凡

新世纪以来,电视剧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与蓬勃发展的行业相比,其理论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杨洪涛的《品剧》聚焦近年来国产电视剧创作,从思想、审美、产业、人才培养等多个角度切入,同时对多部佳作和新作进行细致文本分析,是一本比较系统深入的电视剧理论评论著作。

电视剧关注度高、受众广泛,具有艺术引领的功能。电视剧工作者需要坚守文化阵地,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思考电视剧创作。《时代精神是影视创作的永恒动力》一文探讨了作为培根铸魂的重要手段,电视剧怎样注入时代精神内涵,绘就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新时代影视创作的着力点》将影视艺术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背景下,呼吁影视创作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用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提升受众的审美层次。《影

视教育须强化价值引领》《影视教育要凸显文化自觉》《主旋律影视创作的切入点》等文,结合电视剧审美特点,探讨当下影视创作如何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情感归依和价值认同上进行不断突破。作品评论部分,针对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伟大的转折》《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在文本分析中提出理论评论主张,鲜明指出,电视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植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沃土,立足时代,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文艺创作。

一直以来,历史题材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作者专门针对历史剧进行深入分析解读。他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具有较高的创作门槛,尤其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历史正剧,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积淀,具备正确的历史观、透彻的方法论。优秀的历史剧要从历史中汲取哲思养分,也要呼应当代观众心理诉求;

要正确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把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评判历史剧不仅要看作品的审美价值,更要考量其思想价值,要从剧作艺术呈现入手,审视作品思想艺术表达的信息量和分寸感。谍战剧是类型化程度颇高的创作题材,富含创作者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对人性的透彻洞悉,受到广大观众青睐。作者认为,“谍战”二字能够与信仰、生死、善恶、情感等命题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比如《北平无战事》等作品就能让观众在剧情推进中逐渐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境界。

近年来,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作品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佳作。在品读《大江大河》《平凡的世界》《鸡毛飞上天》等剧时,作者认为,能否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图景,能否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能否在生活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拿捏得当分寸,既接地气又搭建丰富的戏剧情境,是评判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并且得出“现实主义创

作只有占领精神高地,给人以情怀灌注和能量蓄积,才能够赢得观众由衷的赞美和期待”这一结论。

《品剧》对影视文化健康发展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在品评《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等剧时,作者认为古装传奇剧的剧情设置通俗、欣赏门槛相对较低,融入悬疑、爱情等叙事特质,能够满足受众的娱乐消遣需求。同时,作者也提醒电视剧创作者,要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创作倾向。事实上,当下观众的影视文化素养大为提高,更需要在情感表达和精神向上能够引起深层次共鸣的电视剧。作者细致分析《小别离》《三十而已》等作品,阐述精致的视听呈现和颇具吸引力的故事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能够提升观众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品剧》作者以敏锐的发现和系统的思考对国产电视剧做出深入解读,对行业健康发展、提高观众审美具有积极作用,是值得一读的电视剧理论著作。

# 六朝旧事随流水

——读《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

林颐

一座古都,可说道之处定然颇多。历来写南京的书籍堆叠层积,在我目力所及,读过的六、七种里,我以为,程章灿先生的“南京三书”应属上品。

所谓“南京三书”,包括《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湖打石城》三种,原是程章灿为《凤凰周刊》撰写的历史学随笔专栏,汇集成本书后很受好评,时隔十余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重版。前年,我读了《山围故国》后,甚是喜欢,写过褒扬的小评,于今再读新版《旧时燕》,喜爱如故。

程章灿原籍福建闽侯,大学时期驻足南京,后来就安家在南京。南京这座城市有种奇特的魅力,宜居,气场在,羁旅文人一旦落脚,若久了,常愿意把这处异乡作故土。

《旧时燕》里有篇《爱住金陵》,写的是吴敬梓。吴敬梓原是安徽全椒人,祖籍浙江温州,自号“文木老人”,因移居南京终老,故又称“秦淮寓客”。《儒林外史》所描述的金陵市井,喧闹繁华,人气茂盛,也有鸡鸣狗盗、奢靡堕落,程章灿所强调的,是他从文本中观察的吴敬梓对南京又爱又恨且爱意占上风的态度。程章灿说,吴敬梓是豪杰之士,可是这个有豪气的最终选择了佳丽而多情的南京,源自他对这个城市文化传统的偏爱。

程章灿写吴敬梓,何尝不是倾吐自己的情感呢?程章灿说:“在吴敬梓们看来,南京这座城市是不爱张扬的,她繁华的脸上还挂着昔日的矜持,绝无暴发户的俗艳。城市山林笼罩在六朝烟水里,历史内涵有了,文化底蕴有了,与众不同的风姿自然也有了。把南京与其他城市放在一起,它的古雅风和文化气更是不言而喻。”

这段话,大概也是程章灿对南京的态度,以及,他为“南京三书”定下的格调。作为文史学家的不读者有注意到,近年广受欢迎的汉学家薛爱华的诸多作品,

比如《朱雀》《神女》等的译者,都是程章灿。程章灿的文风与薛爱华有相似,重视文献,出处皆有源,扎实,又非文献罗列,有文采,有个人品味,程章灿更重视故事性,他写的文章有头有尾,接近全貌展现,是复杂的、生动的夹叙夹议。

虽然都是写南京掌故,《旧时燕》和《山围故国》有些不同。《山围故国》扣着地理地名讲述历史变迁,《旧时燕》的副标题原是“一座城市的传奇”,现在的题眼强调了“文学之都”,每篇的篇首采用诗句切题,文学色彩更加浓厚。我读《旧时燕》,有时会觉得,像是提供了详细历史背景的文学赏析,愉悦且放松。

《旧时燕》的视角凝聚在人的身上。《金陵王气》《虎踞龙蟠》等讲述帝王功业;《旧时王谢》《六代乌衣》等描写贵族风流;《岩壑栖霞,隐士遁世入山林》;烟雨苍茫,南朝寺庙多名僧;《百斛金陵,李白呼尔换美酒》;细数落花,安石落第黄昏里。南京自有其讲不尽的故事,让人向往的高士学者,惜往矣,凤凰台下,槛外长江空自流。

我顶喜欢的,是两个女子:殷贵妃,莫愁女。殷贵妃,或不姓“殷”,因血缘亲近,被刘宋孝武帝改名后私纳宫中,《贵妃之死》描写孝武帝对贵妃用情至深及因情深而致的延祸。《有女莫愁》《莫愁“变脸”》,书写莫愁传说的演化。人们为何爱莫愁?这个女子的形象带有怀古的意蕴,各种书写和传说都是人为植入的不同时代的意愿,有无莫愁其实并不重要,人们在想象中咀嚼、回味,营造一份艺术的魅惑,得到一些怀旧的满足。

程章灿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研究,《旧时燕》的大部分篇幅集中在这一时段,这些文章抓住了魏晋南北朝的神韵,不过呢,落笔重心的过度偏移是有缺陷的,毕竟南京的历史那么长,南唐和毕煜,就没写,只一句,“六朝的光芒可以盖过南唐,可以涵括南唐,可以取代整个城市的历史,甚至可以取代整个中国的历史。”感觉有点轻率。明清涉足很少,民国避而不谈,留下了空白。是为憾。

# 掖被角的孩子

董川北

“隔代亲”在我父亲与儿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儿子小的时候,晚上一直喜欢跟我父亲睡。只是儿子睡觉特不老实,总喜欢蹬被子。父亲就成了守护神,一晚上不知要惊醒多少次,替他掖被角。我有时担心父亲身体受不了,就跟儿子商量,让他过来跟我睡。儿子恋恋不舍地看着父亲,父亲则如负重释鞍,呵呵一笑:“过去睡好,你过去了,我就能睡安稳觉了!”

儿子不情不愿地上了我的床。但是,总是在被我脱得光屁股了,还是忍不住,又逃回了父亲的房间。

父亲一直没关灯,俨然早就猜到,儿子最终还是回到他的被窝里。这时,父亲就假装责怪儿子:“跑过来跑去,打搅我休息。罚你给爷爷挠痒,快点!”儿子像泥鳅一样钻进被窝后,便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地讨好父亲。“左边一点,对,就这个力道,好舒服啊……”俩人乐得哈哈大笑。看着祖孙俩夸张的表情,我内心总是说不出的嫉妒。

去年儿子开始单独睡儿童房了,也不知道父亲晚上是否已

经习惯了没有儿子的陪伴。

父亲每天都午睡一会。有一次中午,送儿子去上学,我们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听到从父亲虚掩的房门里传来轻微的新声。我对儿子“嘘”一声,提醒他动作轻点,别打扰到爷爷睡觉。儿子换好了鞋,正预开门,却又折返两步,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瞄。

“忘记拿什么了?”我低声问儿子。

儿子没有回话,而是缓缓地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父亲身上盖的被子,有一个角从床沿滑落,都快掉在地上了。儿子拉起被角来,往床里塞了塞。又替父亲把肩头的被角轻轻掖了掖,然后退了出来。父亲睡得很香,鼾声一直没有中断。

下楼的时候,望着蹦蹦跳跳的儿子的背影,我心里感慨万千,似乎才一眨眼的功夫,儿子就长这么大了。刚才的一幕,也让我倍感温暖。于是忍不住,发自内心的赞美了他一句。儿子哈哈一笑:“爷爷说,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晚上最少要替我掖五次被角。这样一算,十年,爷爷已经替我掖了上万次被角。我现在只是在还爷爷的账嘛……”

# 冬日抒怀

熊建军

每一片叶子飘落  
是在升华母性的慈爱  
凛冽的寒风中  
树枝却呜呜地暗语  
一池枯荷映在水里  
眸子呈现一幅干净的画面  
我在想:这塘底一定有热血的诗句  
冷在磨砾事物的性子  
像浪花轻轻  
拍打心岸



《你是我眼里的风景》  
严正东摄

# 犹记儿时贴年画

李喜庆

临近春节,大街摆上各种各样的“福”字、对联、中国结,红彤彤一片;一些商场也摆出了过年的商品,充满了喜庆氛围。看着人们左挑右选采购年货,我不禁想起儿时过年贴年画的情景。

儿时,我特别喜欢过年。因为过年不仅能穿新衣、吃美食、放鞭炮,而且还能贴年画。那时每到除夕日的上午,我家就开始贴年画,贴年画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庄重严肃的事情,往往是全家人,一起动手,喜气洋洋。先是父亲将陈旧的年画小心翼翼从墙壁上揭下来,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年画不可能买许多,只能选上中意的买上四五张,贴不满墙壁,还要从旧年画中挑出品相好用布擦

干净,继续贴到墙壁上。品相不好的则要做成小本子,供我和弟弟上学时做草稿时使用。然后开始“掸尘”,母亲找来一根长木棍,在上面绑上笤帚,将屋顶上、墙壁死角处的那些蜘蛛网、灰尘掸尽,如果遇到污垢,母亲还会用抹布蘸水擦的干干净净。接下来正式开始贴年画,父亲半跪在炕头,一手提着画,一手拿着图钉。我站在地上,看画贴的齐不齐,父亲则不停地扭过头来问齐不齐啊?我侧着头左看看右看看,一会说左边高了,一会儿又说右边高了……我说齐了。母亲有点不放心,还跑过来检查一下下,嗯,齐啦!父亲才按下图钉,然后顺着捋下来,四角摺上图钉,不过图钉毕竟有限,父亲会用订书机把年画订牢,扣出图钉来。贴完年画,窑洞似乎明亮起来,画香盈室,立刻有了色彩和

充满了年味。

那个时候,我们就懂得,年画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红火生活的象征。而在村民的眼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是幸福,就是美满。大年初一,我们喜欢结伴到邻居家拜年,同时顺便瞧一眼年画,比一比谁家的年画最红火。那年,我家贴上一幅《吉庆有余》的年画,画中一帮大胖孩子,戴着红肚兜,骑着金光闪闪的大鲤鱼,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齐啊?我侧着头左看看右看看,一会说左边高了,一会儿又说右边高了……我说齐了。母亲有点不放心,还跑过来检查一下下,嗯,齐啦!父亲才按下图钉,然后顺着捋下来,四角摺上图钉,不过图钉毕竟有限,父亲会用订书机把年画订牢,扣出图钉来。贴完年画,窑洞似乎明亮起来,画香盈室,立刻有了色彩和

画,这类年画在我家往往贴在窑洞最显眼的地方,我家就先后贴过《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杜鹃花》《十五贯》《花木兰》等戏曲年画。这类年画一般是两张,每张八小幅,小幅下有一段文字介绍,两张年画就是一本贴在墙上的人小书,遇个下雨阴天,不能到外面玩耍,我写完作业,就看看墙上贴的戏曲年画,以致看的次数多了,我竟然能背下其中的故事情节。父亲知道我的喜好,每年都会特意买上两张戏曲年画,父亲说,孩子们喜欢看就让他们看个够。

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那些内容的年画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贴年画却依然如此绵长,就像一棵绿树长在我的心头,成为一片永远都无法割舍的绿荫。

# 下雪的日子

刘明礼

沉寂了数日的天空,终于被凛冽的北风扯开大幕。一场大雪,在人们的翘首期待中飘扬而下。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前赴后继,仿佛九天仙女将朵朵梨花撒落人间,将物华萧萧的大地粉妆一新。

早晨醒来掀开窗帘,窗外那炫目的雪光,晃得人不敢睁眼。昨夜还是落叶残花、枯枝败草,一夜之间却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院子里的海棠树、石榴树,路边的女贞、碧桃,被装饰成了玉树琼花,楼宇、亭台,也都经过了粉装玉琢,让人仿佛置身在琼楼玉阁之中,“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云”!

这寂静清雪,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一下子把人们的热情点燃。朋友圈里喧闹起来,各种雪景成了拍客们手下的杰作,被截取为美图、视频、抖音、快手,从网络空间纷至沓来。有人拍的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有人拍的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城里面“洒空深巷静,积雪广庭闲”;草原上“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江河畔“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乡野间“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城市、乡村,山川、大地,在银装素裹中,都入画成景,构成一幅幅唯美的画卷。

“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这样的天气,最适宜饮酒作诗。想来白

居易在这样的天气,多半会约上二三好友,把酒言欢,诗书相伴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的情境,想想就温暖。于今世界,有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浮躁,人们的脚步亦太过匆忙。一场大雪,不仅凝冻了一世浮华,也冰封了人们脚下的路,使人不得不驻足反思。

下雪的日子,不宜远足,不便出行,正好窝在家里,整理心绪,陪伴亲情,静听落雪,再拾闲卷。若是在乡下,这样的日子,正好和父母在一起,在烧得滚烫的炕头上盘腿而坐,炒一盘香喷喷的花生,对着窗外那飘飘悠悠的雪花,边吃边聊,谈古论今,絮絮地诉说那陈年旧事,畅想着来年的

五谷丰登。

下雪的日子,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不待雪停,他们便像冲出笼子的小鸟,一阵风似的飞出门。在大街小巷追逐,随手捧起把雪揉成雪团,打开雪仗,无羁的足迹在沉寂的雪地上留下快乐的诗行。他们还会拿出铁铲,凭着自己的想像,堆起一个个形态各异、憨态可掬的雪人。小时候,在这样的日子,我和小伙伴们会牵上家里的大黄狗,到田野里去抓野兔。在积雪覆盖下,野兔鼻孔呼出的热气,会把厚厚的白雪,烘出两个细细的小黄窟窿。野兔在又深又暖的雪发上无法奔跑,很容易就能逮到……

一场冬雪之后,有许多美好在等待着我们。